

## 生命访客

■沈伊帆

在一次次离校与返校的两地摆动中,我不得不承认,眼下生活像极了数学压轴题,设问明了,解法套路。可是,假如某天下课,你在食堂吃到一块酷似土豆的老姜时,先别急着皱眉头,你可以想象成那是生活欲擒故纵的小把戏,是它在单调递增的函数上偷偷变换了新的斜率。只是生活不像故意刁难的出卷人,它不苛求你给一个标准答案,在有你参与的任何事件里,你做的所有都能算对。

我回忆昨天,没有丝毫的遥远仓促之感,昨天就只是昨天。我甚至连个修饰词都吝嗇于给它添上。而现在,我回忆5年前、10年前,猛然发现时间对我无声地造访。我被时间不停地光顾,它侵入我的生活,四面八方、密不透风。流年

轻巧,当年的孩子早已变成少年。

时间循环不已,春去冬来。也许世上有些东西,其深刻就在于它的模糊和捉摸不透。地平线被染成一片殷红,我看到星星成群结队地从山的那边涌过来,这些不过是生活和时间联手设计的永动游戏。

纵身跃进过往的经纬,这次我主动把记忆拉回到六七岁的孩提时代。爸妈有事外出,只有我和奶奶两人去亲戚家吃酒席。在席散后走回小区的路上,我不知出于何种恶趣味,突然挣脱奶奶的手,头也不回地向前跑,钻进漆黑的夜,躲在灌木中。我已忘了之前和奶奶是否有过争吵,譬如她又做了油焖虾,把虾壳剥干净送给我碗里,难以拒绝的我只好无奈地咽下;或者她看了天气预报,第二天强迫我穿上她织的厚毛衣;甚至可能什么争吵也没有,只是作为小

孩子无心的捉弄,但奶奶喊我名字是真的急了。

“跑慢点,囡囡!”

而回应她的只有沉寂。

在我蹦跳着现身后,奶奶没有数落她的孙女,她对我的种种都很包容。后来我读到《我与地坛》,20岁的史铁生和六七岁的我干过同样的事——为难深爱自己的人。最开始,史铁生不理解母亲,等到他反思曾经给母亲出了一个怎样的难题时,那个期待听到的声音再也不会响起了。我猜他每次想起那个悲伤的结局,眼中总有一场绵绵不绝的梅雨。假如时间放慢脚步停滞在我们身后,那样该多好。史铁生可以拿把锁,锁住光阴,而我可以抓一把时间捏成一封信,投给过去。

史铁生躺在透析室的病床上,看鲜红的血从他的身体里流出来,再回到他

的身体。一些结果,总有一天我们会与之相遇。你不希望这些,但你清楚早晚都要发生。质问那些结果的同时我们也得明白,情愿或不情愿,从来都是我们向岁月索取,包括索取生命的诞生,且把“带着疑问但不一定能够找到答案的那条路”当成一场别开生面的游历,把生命里的磕绊当作变幻的风景,直到那一刻,红酒回到最初的葡萄,露水回到树上的晶莹。

“致那些和春水一并逝去的不可挽回的时光。”搁下笔,草稿纸被一句十分青春伤痛的话填满,我把它折成一架纸飞机,但它太过脆弱,来不及翱翔于天空就会散架。对于我而言,生活的答案没那么深刻,在我身高一米六的天空,可以雷雨相交,也可以白云朵朵。

生活和我一起安排着一切,而时间走那么快,是入侵,也是治愈。

## 文学梦

■江彦娟

离开浅水湾,从此不见萧红、张爱玲。——题记  
此文脱胎于张爱玲的《天才梦》,我执着地将此视为对她的一次礼敬,近代以来我最喜欢的两位作家——萧红和张爱玲,前者是涑水,灵动、敏锐、英年早逝;后者是秦淮河,桨声灯影中的绰约,透过流光溢彩的外壳朝里面望,总归是冷的。  
我对二位的仰慕可以用《屈原列传》的“未尝不垂涕,想见其为人”来形容,有些夸张,但情是真切的。

萧红是我童年时期的引导者,太早了,她在我心中埋下了那个万花筒似的有着无限可能的种子,她为我托起了那个摇摇欲坠的文学梦。没有人能抵抗这个美丽的命运,只要你曾经写下过美丽的文字,那么往后余生,它都会如影随形。我也曾轻率地说:“如果这次‘新概念’作文大赛还是未能入选,我就不写了……”可事实是,最后我总会默默地码字,尽管我无力承受文学式的悲剧宿命,可是也无力抗拒。

“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,从小被目为天才,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。”

十八岁的张爱玲在《天才梦》中写下这样的句子,作为对于这个世界的宣告。这个曾说过“八岁要梳爱司头、十岁要穿高跟鞋”的女孩,因洞悉人性而显得过于成熟,张爱玲写下天才梦是因为这是“梦想”,是一个值得为之奋斗的目标。而我写“天才梦”却是因为我知道,这或许只是个梦。

直到写下这些文字我依旧不愿意承认,这只是个梦。

假期的时候我来到香港,想着这座城市有太多与文学有关,也有太多与悲剧有关。它太厚重而我又太年轻。浅水湾,海涛阵阵,萧红曾到过这里,张爱玲也曾到过这里。她们的经历各不相同,萧红来到香港时已是病魔缠身,更何况还有战乱的摧残,从此埋骨于碧水蓝天;次年,张爱玲离港返沪,发表了名震文坛的《第一炉香》。

离开浅水湾前,我去了一次太平山,终于登顶了,却不自禁地想落泪,或许是那天的阳光太热烈。从上而下地俯瞰香港,就像是在审视自己,我越是读书就越是觉得浅薄,为自己写不出精彩的文字而落寞。我爱萧红,也爱张爱玲,愈是爱就愈加无力,因为深深明白自己的才情或许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萎缩坠落,而她们却在时光中不老,风采永续。

以上都是我状态不好时的想法,那时候我正读商科,被命运和我开的又一次玩笑击垮。

后来转了专业,安慰自己是且痛且快乐,浑浑噩噩一年,才明白叔本华的幸福不过是欲望的短暂停止,曾经热爱并愿意为之付诸一切的文学,如今却让我感到热情消褪。我既没能完全世俗地成为一个商人,也不能纯粹理想地成为一个文人,两边不靠,或许是生活对于我不纯粹的惩罚。

回到故事的最初,彼时稚嫩的年纪,心中有思绪万千,创作的欲望推动着我表达、去宣泄,于是在纸上写写画画成了最幸福的一段时光,不必考虑许多,在心中默默构建意象万千的小世界。能读进文字是幸福的,能写出文字的人生也是幸福的。在太平山顶,我渐渐蹲下,蜷缩着,像个婴孩,阳光温柔地包裹着我。

文字是我宣泄情绪的小房间,一个独属于自己的房间,此间可落泪。尽管我已了然,自己只是文学宫殿中沧海一粟的学徒,但写点什么,聊以慰藉,不至于回首时茫然。我现在想起浅水湾上的三十一只飞鸟,为萧红的英年早逝痛惜,这样好的一人,不应该死于庸医之手。想起张爱玲,想起她笔下无数的哀怨和风流。八十年前她们在浅水湾留下的回音,八十年后依然在我的心房震颤作响。

## 玉兰春临

■俞诗曼

亭亭玉兰,霓裳片片,乘风阵阵,淡淡清香。悠悠岁月淌,年年盼春临。

冬日的寒意尚未走远,气温却毫无征兆地攀升到了二十六摄氏度。轻风带着暖意,让人忍不住脱去厚重的棉服,仿佛是与温柔明媚的春天拥抱了。

于是三五玩伴骑车闲逛。家的附近有个小花园,是春天的好去处,但我们似乎被这暖柔的风欺骗了。花园里仍是萧瑟景色,不见缤纷的月季、瀑布般的紫藤,甚至连野草也未曾吐露新绿,一片枯黄,尽是冬日冷清的色彩。既然被这暖风“骗”了出来,倒也无需遗憾,这样的反差别有趣味,索性继续享受这风吧。

阳光柔柔的,风也柔柔的,突然远处一抹白色分外亮眼。是花吗?走到近处才确定,是玉兰。只零星开了几朵,更多的仍是花苞状,毛茸茸的。高瘦的树枝上,几朵零散的、洁白的酒盏状小花,映衬在蓝天中,我仰望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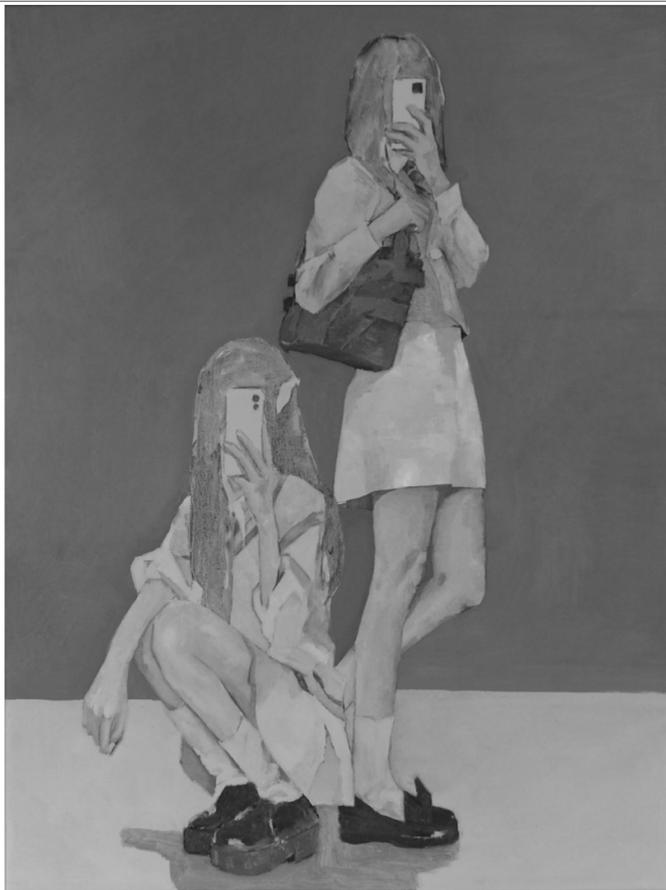
说到玉兰,最常见的是白玉兰。对于你的名字,真的是一个“洁”字形容贴切,如玉君子兰。不记得如何得知你的名字,也许是自然而然。记忆的第一块碎片,是同小伙伴攀折几朵赠与母亲,粉紫色的,带着淡淡清香的。真不知那样小小的我是如何折到的,应该是费了一番功夫吧。而如今,我没有再折花,只是在树下静静地看。

更多的记忆碎片是在小学校园,教室外的几棵玉兰树,白色的多,掺杂着几棵粉紫色的。明明在同一块区域,往往白色的玉兰先开,等白色褪去,绿叶出现的时候,粉紫色的玉兰才慢悠悠地展开花瓣。但粉紫色的花落得更快,也许是春天等不及了吧。

再近一些,是中学校园。那里只有两三棵白玉兰树,掩映在繁茂的樟树旁。印象最深的是课间与好友同赏雨中玉兰,被雨打落的花瓣,厚重却轻盈地落在地上。那份难言的情绪被上课铃声打断,只留下那玉兰独自自在雨中静默着,一滴一滴,一片一片。

更近一些,是我步入大学,依旧是教学楼旁。其实我还不能确认,只是在寒风中孕育的毛绒绒花苞透露了些许讯息,让我隐约意识到或许是几棵玉兰树。至于究竟是与不是,是什么颜色的,就当作为未来日子的一颗彩蛋吧。春天来临时,自会有答案。

静默在蓝蓝天空下的白色玉兰,我却总觉得你似乎应该摇曳,因为春的气息正跳跃着,流淌在淡淡的清雅花香中。



静默时刻 李钰画

## 卖土豆泥拌面的阿姨

■赵璐

大一的时候见什么都新奇,听说东门的土豆泥拌面甚是美味,到了出摊的点我便鱼般汇入出校的人流,隐约看见不远处长长的队伍,像一口接一口啃下苹果后不断变长的贪吃蛇尾。

贪吃蛇又咬一颗苹果,队尾添上一个我。我好奇地向前的张望,想一睹土豆泥阿姨的真容,可惜我不是孙悟空,没有火眼金睛,就只能跟着队伍慢慢晃悠,近了,更近了。

一辆电动三轮车上堆着高高低低的保温桶,一个身高只到我腰际的中年妇人麻利地往里面加入三大勺土豆泥、葱花、香菜一洒,再滴上些许辣油,色香味俱全的土豆泥拌面透着温润的热意,递到同学们手上。

我怔住了,那个阿姨身材异常矮小。我一伸手就能轻松拿到的面她要费力探身去够,掀开保温桶的盖子,对她而言也需要使出更大的力量。

轮到我,她笑着问我有什么忌口,我却完全不记得自己回答了什么。塑料袋

装着热气腾腾的拌面落在我的掌心,若有似无的食物香气穿过系紧的袋口涌入鼻腔,甚至熏红了我的眼睛。

真好,她是如此热爱自己的生活。

顺滑的土豆泥裹着劲道的面条,黄瓜丝更添一份清甜的脆意,绵而不腻,葱花的点缀更是锦上添花……总之,等我反应过来时,碗里已经空了。

小小的她,是人间烟火里的大厨。

后来学业逐渐忙碌,我也鲜少光顾她的摊位,但“土豆泥拌面群”里不断增加的人数足以看出她的生意有多好,在寒风刺骨的夜里来上这么一碗,这才是生活!

和朋友出门散步偶然又想起了这个小摊,时间还早,人也不算多,我本来只是陪同,但越靠近越是蠢蠢欲动,来份滑肉吧,难得还没有卖完。

打定了主意,我耐心等待着队伍的缩短,金黄软糯的土豆泥浇在面上,像是盖了层颇有安全感的厚被子。心里的天平开始摇摆,真的要为了“新欢”抛弃“旧爱”?但当阿姨用探寻的目光看着我时,我咬咬牙说:“阿姨,来份滑肉。”

阿姨的目光却变得略带歉意,“剩的滑肉应该不够一份了,你等我捞捞,就付两块钱吧。”

我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,在一只直径十五厘米纵深十厘米的碗里,满满当地装着滑肉黏稠的汤汁,肉片隐在汤底,薄薄的,边缘微微卷起,透着光能看见细密的纹理——那是红薯粉挂浆后形成的天然保护膜,数量并不算少。我不禁开始怀疑,菜市场里拿着两块钱,真能买到这么多肉吗?

我付出的钱和我收到的货实在不成正比,像一根麻绳慢条斯理地磨着我的心,上面爬着些过意不去的蚂蚁,不疼,却也麻麻酥酥的难受。

“阿姨我转你三块吧。”欠考虑的话语就这么脱口而出,她心里有一杆清楚的秤,我曾莽地打破了平衡。她做的是生意,盈亏自在心中,我冒冒失失加的那一块不是慰藉,是导致失衡的砝码。

她严词拒绝了我,可幼稚的英雄主义让我手比脑快,钱就这么转了过去,谁会和钱过不去呢,我心里想着,只是多了

一块,半推半就也就收了吧。可她的反应出乎意料,她才是那面镜子,映出自以为是的、傲慢的我。

“我转回去给你,这些滑肉就只值两块,多一分我都不会收的。”阿姨拿起她那部Home键都已经半裂掉漆的手机,执意把钱还给了我,“一块钱也能买一包纸巾,你们愿意来买阿姨的东西,我已经很开心了,这是最好的礼物。”

直到这一刻我才明白,她的不接受根本不是什么脆弱的自尊心,只不过她对生活的态度就是如此认真,一板一眼,商品该有的价格刻在她的心底,多一丝一毫都不该收取。

她的心明明那么强大、坚定、无可动摇,站在比我高得多的位置,我口口声声默念着平等,却在行动中不自控地泄出一丝高高在上的同情。

提着滑肉回校的路上,我本还想着下次悄悄地多转她些钱,因为这些微末的帮助或许也能带给她更好的生活,可我现在改变了想法——

下次去时真心地称赞一下食物的美味,或许才能使她真正绽开笑颜。

## 何足挂齿

■缪林邦

在这一方寂静的的是非之地,在这一片鱼龙混杂的斗兽原野,在这一座没有囹圄桎梏的至尊山巅,逍遥的白子煜是一个真正的“王”。

学生时代,他深得众人的拥戴,机器人社团里,追捧他的人也不少;在老师和教授面前,他是个彬彬有礼、满腹经纶、温和有分寸的“好孩子”;在同班同学面前,他是个有号召力、颇具权威性的“好领袖”……不管怎么说,成绩和领导能力确实是他的强项,但他也有个特殊的“雅好”——在网上针砭时弊,抨击“恶俗”,恣肆冲浪,对弱者重拳出击,还特别以此为乐。

去年,白子煜以高于特控线二十分的优异成绩,考入英灵大学新闻传播学专业,很快就在这片崭新的天地里如鱼得水,混得风生水起。他在初中时就有对信息学的爱好,高中时还参加过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,获得省级二等奖的佳绩。他对机器人也有一定的兴趣,在大学里第一时间加入机器人社团,主持团队编程的机器人“能扛能打”,屡次获得校园机器人大赛的等级奖项。这顺风顺水、如火如荼的大学生涯,无疑证明他有强大的硬实力。虽然有时他见不得别人

比自己好,但这不足以阻碍他学习生涯的一帆风顺,又何足挂齿呢?

大事没有,小事一堆。他非常痴迷于争风吃醋、捕风捉影,对于今年落地于英灵市的“世界机器人大会”,他曾不下五次在网络平台上发布吐槽信息,要么是关于大会流程安排的“不合理性”,要么是关于大会时间无缘无故推迟,要么是关于大会场馆建设工程进展缓慢……他的呼声有时也恰好呼应了群众的喊声,因此收获了一个体量不小的支持者群体。然而他总喜欢把网络上的“正风肃纪”习惯性带到任何地方,他憎恨鲁迅笔下描绘的伪君子,唯独忽视了自己。

其实白子煜在网上拉踩出版物、吐槽电影、差评外卖员、投诉快递小哥也不算什么见不得人的大事,但有一件事着实令人深思——一位在QQ群里分享自制机器人照片的学弟,成功被他用网络暴力的方式教训一顿,再也不敢在网络上“耀武扬威”。这是他自嘲的“功劳”,是他掀起一股出奇一致攻讦“标榜者”的浪潮,谁叫人家在白天大侠眼里充其量只能算个小毛孩——那么不自量力呢?

那天,窗外雷鸣电闪、阴雨绵绵,坏天气导致白子煜坏心情,他一时找不到

恰如其分的泄愤之处,只好一如既往开启“网络键盘侠”的冲浪模式。恰巧,在一个机器人编程的同好交流群里,他看到一个高中生居然制成一个像模像样的机器人,甚至获得省级机器人联赛的一等奖,比自己当年的奖项还高出一个等级,于是心生愤懑,决定给这名他眼中“恃才傲物”的高中生一点“教训”。他轻车熟路地先召集一伙自己大学里的铁哥们,然后一齐在那个群聊里面对少不更事的高中生进行言语诽谤。那可恨的高中生还妄图反击,却很快被汹涌澎湃的“网络水军”消息给淹没:“你这机器人也太丑陋了吧……你这乳臭未干的婴儿还做个破铜烂铁……你要是能获我们大学生联赛的全国一等奖,才是真正的强者呢,就这么点水平而已嘛,很快就会学‘废’了的……”

高中生难以忍受,毅然决然地退出了机器人交流群,并且发誓不再上网发布记录生活的照片。只可惜,白子煜依然对他穷追不舍,不愿轻易放过,加上他的好友,继续用嘲讽性质的话语,抨击这个孱弱无知的少年。少年不理睬他,他马上要参加全国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,能不能入选国家队被特招,还得看这一次……

可是,当少年坐在平静如潭的信息

学复赛考场上,本应轻装上阵、熟练上机编程的他,注视着堆满程序代码的杂乱荧屏,脑中又飘过那些白子煜学长和同好们攻击自己的语言文字。心理状态的异常影响他的正常发挥,导致考试失利,程序代码一再出错——考试期间,他明白自己已失去获得金牌的可能,也将错过被英灵大学破格录取的机会。他没有被幸运女神眷顾,哭了。痛苦的泪水先是像蓄水池溃水一样聚集,接着夺眶而出。然而要强的少年不敢让竞争对手看到自己哭,很快便用两张纸巾盖住了自己的脸,假装自己只是在打喷嚏、擤鼻涕,猛烈地咳嗽两声后,他移下纸巾露出了通红的眼睛。赛事监考老师路过观察到这一幕,还以为这位同学熬夜没睡好,眼睛已经生出了好几串红色的“蛛丝”。监考老师无奈地摇摇头,在心里叹道:“现在的高中生,真是不容易。”少年紧张兮兮将手塞入口袋,藏好吸满泪水和鼻涕的纸巾,然后趴在电脑前,将头深深埋进臂弯里,打起盹来,主动放弃了竞争机会。

可是,这不值一提的鸡毛蒜皮,对于骄人的白子煜来说,又何足挂齿呢?深夜两点十七分,他翻个身又睡着了。而那个被毁掉梦想的夜晚,又该由谁来铭记呢?